陕西工人报

这里有一方春天

杜敏

一年一度的鹊桥相会把我带到了万里长城的最西端——嘉峪关。来到了世界上年轻人最集中，健康人最集中的军营。

在军营里，在这清一色的男人的世界里，没有红的花，没有绿的叶，然而，那走动的绿色告诉我，这里有一方春天。

我把从家乡带来的微笑、幽默和豪爽，统统赋予这块极能忍受寂寞、忍受孤独的领地，他们也将自己的苦衷，婚姻的失败，以及那朦朦胧胧的“隐私”坦露给我。我时时想动笔“出卖”他们，然而我却不能，蕴藏在深处的那种苦涩，竟想挥它不去。

有位大龄的战士对我说，老山英雄，全国敬仰，姑娘爱慕。活着就要象煤，燃烧，放光芒，可我年年探亲找对象，年年竹篮打水一场空，人家说，我们是戈壁滩上的石头，不会闪亮；还有位学生官的未婚妻来信宣告爱情结束，并索要青春损失费；那位满脸胡须的老连长说：家里连遭天灾人祸，为了紧张的军事训练，忠孝不能两全呀……

仰望那车轮似的皓月，干部们舍家献身边关，战士们走出“万元户”，建设边关的桩桩事迹，接二连三地出现在我的脑里，他们的名字象那闪闪的星星，眨巴着眼，似乎在嘲弄着我的胆怯、我的无情，把我那复杂的感情钉在了戈壁滩上。

于是，我开始恨自己了，我恨自己的鞋带为何不可以是一条“丝绸之路”，我恨自己为什么不是步步前移的“嘉峪关”。

我曾认识了浩淼的大海，可我爱上了茫茫的戈壁，那热辣辣的风和那幽默的性格，足以使我的心化作点点春雨，淅淅沥沥地滋润这浩瀚的沙海。

笔走龙蛇

一个须弹响的老调

牛酉啸

贪污和浪费是极大的犯罪。然而时下对于浪费所造成的损失以及对其责任的承担者应受的惩处，人们在认识上远没有提到应有的高度。“下不为例”在这里颇有市场，不少的人往往采取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不了了之的态度。确实，其中有许多问题涉及面广，错综复杂，是由于经验不足以及制度上不完善造成的。但难道与官僚主义作风，欺负“公”先生脾气好豁达大度以及惩处不严，没有关系吗？总之，缺少了“公仆”思想，缺少了坚持一辈子做好事、为人民服务永不褪色的思想，每况愈下的状态就逐步发生了。甚至把“综合治理”变成为拖延、推诿的挡箭牌，在不知不觉中为浪费大开了绿灯。

试看生产上的盲目引进；计划外的基建项目经三令五申仍然膨胀；工程不能成龙配套，胡子工程多；严重窝工现象、返工现象屡见不鲜等等，不令人触目惊心吗？行政经费开支，一压再压仍然占着庞大的数额。其中大手大脚、宽打窄用为幌子、互相攀比使浪费保持着广阔的回旋余地。这是有形的。至于对所谓“无形的”或者说对时间的浪费，对人才不能发挥所长的浪费，不能贯彻学用一致的原则在培训干部、职工中的浪费所造成的损失就更不易统计了。

宣扬“一厘钱”精神是必要的。但是批评浪费、批评对浪费漠然处之的宣传必须加强，如果所有的公职人员，从“人民的公仆”的强烈责任感出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来发挥主动性和创造性，“浪费”对生产力发展的拽腿作用就会被消除，我们的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何愁不大大向前跨进一步！

本版编辑 杨乾坤

刘天华巧遇华彦钧

张静华

一九一七年夏天，刘天华回到故乡江阴县度假。到家不久就接到其师友——著名江南丝竹音乐家周少梅先生的信，邀请他去顾山镇合乐。他当即携带二胡风尘扑扑地来到顾山，师生相见格外高兴。进得屋来，但见一位头扎道髻、身着道袍、面目清秀的道士端坐房中。经周先生介绍才知道他就是无锡城内雷尊殿的道士华彦钧，绰号「小天师」，人称「阿炳」。二人一见如故，当即热烈地谈论起丝竹、道乐来了。谈到兴奋之处，三人便各执乐器演奏起来，一刹时，丝竹铮铮，乐声回荡，真可谓高山流水会知音，丝竹一曲见精神。

此聚一别，刘天华和阿炳终生不复见，但他们各自在民族器乐研究的道路上却是殊图同归。阿炳成为江南著名民间乐手，以他坎坷的经历和毕生的心血为我们留下了《二泉映月》、《昭君出塞》、《听松》、《大浪淘沙》等六首著名乐曲。刘天华则把二胡从伴奏乐器上升为独奏乐器，并纳入了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学，为我国的二胡演奏学派奠定了基础，成为中西兼擅，理艺并长，而又能会通其间的一代民乐宗师。

绥德的迎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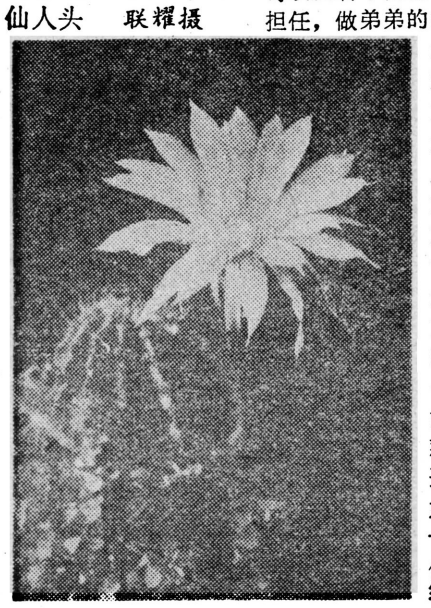
邓东兴

说来也巧，到绥德的次日，我就在街上目睹了迎亲场面。那天，我在妻弟陪同下漫步街头，忽闻一阵唢呐鼓乐声，一看，缓缓走来一支队伍，吹吹打打，煞是热闹。妻弟说，这里迎亲的方式，是接出新娘后，在几条主要街道缓缓地游那么一圈，然后折进新郎家，就算把新媳妇领进了家门。我观察了一下队伍，作为先导的乐队，有七、八人，二面鼓（当地称对鼓），一张锣，一副镲。四位唢呐手，头扎白羊肚毛巾，身着对襟黑袄，一副典型的“老陕北”打扮。吹到得意处，则双目微合，两腮高凸，大约把全身“真气”都运行到腮帮子。他们的脑袋随着曲调节奏晃动着，悠哉游哉，那神情全然是进入了忘我的境界。紧随乐队有两位西装革履、蓄着长发短髭的年轻后生，各端一个漆红大木盘，一盘内盛八个碗口大的蒸馍，当地人谓之“灶妆”，乃男方接亲时必带的礼物之一，留一半给岳母岳丈，另一半则须仍旧带回。另一盘内有数十个白面馒头，个儿较小，与关中的馒头相仿，皆为双数，馍尖饰一红点，乃女方娘家陪送礼物之一，谓之“儿女馍”。享受这“儿女馍”的专利权，唯有这一对新人，别人是断然吃不得的，且在入洞房临睡前方能食之，据说是象征白头偕老、喜庆吉祥之意。迎亲的重任多由新郎的舅舅、哥哥以及若干街坊邻居来担任，做弟弟的绝没有这份殊荣。“伴娘”的角色，则由新娘的嫂嫂或舅母充当。这支队伍的主角——新娘，款款走了过来。她生得十分俊俏，眉细唇朱，轻施粉黛，秀发披肩，满头珠翠。质地考究的黑呢大衣，衣领上别一朵火红火红的花儿，向人们展示着新娘的身份。我曾在影视上见过陕北农村女子出嫁，定然是红纱蒙面（当地叫“盖头”）羞羞答答，忸忸怩怩。可今天我却不胜惊讶，山村和县城的女子气质竟如此不同！你看眼前这位就要出闺的姑娘，全无丝毫羞涩忸怩，在几位打扮年轻入时的年轻女人簇拥下，神情坦然地慢慢地踱着步，高跟鞋有节奏地叩击着路面，不时瞟一眼街两旁看热闹的人们。那漫不经心的样子，仿佛是在公园悠闲地散步。妻弟说，如今陕北城里的女子出嫁，比省城女子的思想还开放呢。我想，大约是现代文明的冲击波促进了这块边远重镇人们观念和生活方式的更新吧。

新娘身后，是送妆的人众。无论男女，皆衣着时新。我细细看了这些陪送物品，有床单新被，有衣物服饰，有一辆崭新的“飞鸽”，还有一位后生提了一台双卡收录机，对着我的“啧啧”赞叹报了一个微笑。

晚上，躺在床上，我久久不能入睡。白天那迎亲的镜头，一幕一幕总在脑际相撞。如今有了钱，生活方式和观念都发生了突变。然而，如是十足现代派的青年，却沿袭着千百年来的古老婚俗，倒留给我一个深沉的思考。

仙人头 联耀摄



观武则天无字碑

李国屏

谁道此碑无字词，　大石耸立即宏文。
兴邦论何男和女，　创业必需才与勋。
俗议不排怎兴旺，　丹青难写是精神。
休看秦帝仪威壮，　岂比则天自信心。

词牌与古代美容

微尘

美容在我国已有很久的历史。汉魏时，妇女已开始讲究美容，服饰也渐趋精巧。唐代妇女的妆扮更为盛行。有关女子的容貌妆饰，在唐宋诗词中有许多生动的描绘。常见的词牌，涉及美容的就有好几十个。

“八宝妆”、“百宝妆”、“西子妆”、“醉红妆”等词牌名称，反映出古代众多的化妆样式。据《北梦琐言》和《新五代史·王衍传》所记，五代前蜀主王衍曾命宫人戴莲花冠，穿道士服，两颊施以胭脂，名曰“醉妆”，国人竟相仿效，一时风行。王衍还以“醉妆”，为调名写过长短句。

画眉和点唇是古代妇女化妆的重要内容，这在词牌名中可见一斑。《佩文韵府》引《海录碎事》说，唐玄宗曾命画工作《十眉图》，谓之横云、却月、涵烟、垂珠、小山、倒晕等。常见的词牌中，就有“眉妩”、“画娥眉”、“眉峰碧”、“晕眉山”、“秋波媚”、“一痕眉碧”等。

点唇，就是给嘴唇涂上绛红色的胭脂。“点绛唇”这个词牌名，出自南朝梁江淹“白雪凝琼貌，明珠点绛唇”的诗句。因为古人以樱桃小口为时尚，这个词牌故又名“点樱桃”。

《开元天宝遗事》载，唐天宝年间，有著名歌妓念奴，姿容妖丽，眼色媚人，未尝一日离帝左右。“念奴娇”的词牌，就取意于念奴浓妆淡抹，眉目传神的娇态。

古代妇女也很讲究发型美。如汉代的妇女崇尚挽髻。魏晋时，上层流行名为“蔽髻”的假髻，髻上镶有金翠首饰。民间除了仿效假髻外，还模仿西域的民俗，将头发挽成单鬟或双鬟，高耸于发顶。到了唐代，髻鬟更是花样繁多。《云阳杂编》称，唐宣宗时，女蛮国来进贡，其国人皆高髻金冠，缨络被体，是为菩萨蛮（亦作鬘）队。唐代妇女的髻鬟上，还用金玉簪钗、犀角梳篦等作为装饰。五代时，在髻鬟上插以花朵，为宋初花冠的流行开了先路。宋代承晚唐五代遗风，仍以高髻为尚，并用金银珠翠制成各种花鸟凤蝶形状的簪钗梳篦，插于发髻之上。词牌中的“真珠髻”、“皂罗特髻”、“金蕉鬟”、“美人鬟”、“菩萨蛮”、“鬓边华”、“玉珥坠金环”、“苏幕遮”等均与这些古代发式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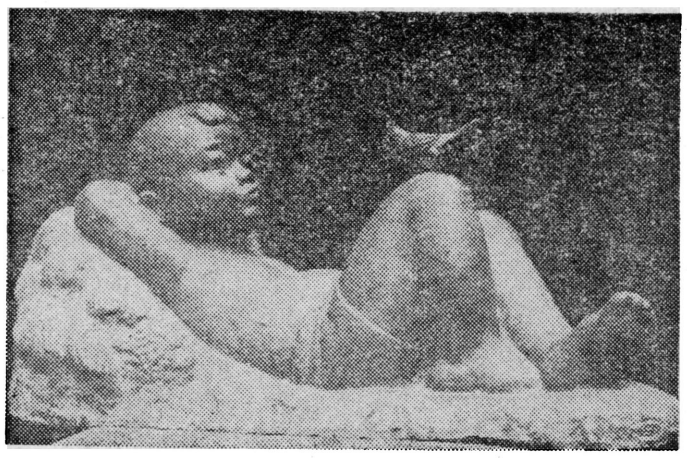
每周一谜

徐之超

失街亭孔明计未周（电视机专用语一）

上期谜面：男儿宁当格斗死

谜底：战争让女人走开



知音（雕塑） 刘廷文